

痕迹处处

填充时光

◆ 傅敏

起初院落室屋不过一两口人，二三口茅屋，五六只鸡鸭。人少事简，少有动静。到最鼎盛时，三四世同堂，六七人丁相处，长幼尊爱，甘苦共同；欢闹说笑，嚷嚷吵吵，迎送来往客，闲谈家国事。凡有人活动处，都生发着故事或故事的生动细节。

小院联系着街道、村落、集镇、城市、异域。从小院进出的家人、客人，身份不同。有天津地北的远客，有近在咫尺的乡邻。他们来时如水，随流就旋，小作停留，旋既而去。从院落向外走时，又如屋檐雨水，以点滴行动汇聚于街巷闹市，波流于车水马龙。来去皆为：做所念之事，见所念之人。于我，院屋是走出时注加能量的站点，归来时点燃着温暖的灯火。

原本对院屋是疏忽的忽略的。每天来来回回，停停走走，吃饭、睡觉、脱衣、穿衣。反反复复、平平淡淡。模糊的意识里一直没有弄懂，走出是为了更好地安居？还是安居是为了更好地走出？真正意识到家的重要、血浓于水的血缘亲情时，院落、老屋已被风雨剥蚀，斑驳不堪。其时，爷爷奶奶已作古多年，偶尔会在像框里看他们一眼。我们姊妹几个已单门立户、伸枝散叶。院子里来来回回进出的身影多是父亲和母亲。我们会每隔三五来院落屋，却如做客一般短期停留，一切熟悉如初又恍如隔世。每回走一次都多多少少会触动一些往事，一些岁月的记忆。此时，念家的思绪被往事鼓动，很快活跃起来。

父母成为这一段时光里的主角。他们将大把的时间都花费在院落、屋子的打理和维护上，从里到外，定时定期有规律地擦洗、打扫，修修补补。然而，岁月却逆袭着它们，将洁净的院落飘一地树叶、浮一层尘土，还有那些被烟熏火燎的厨房、屋子、花瓶罐罐、旧桌子板凳，把他们向岁月的深处拖拽着。这样的起居环境倒像是专门为他们量身定做的，与他们的年龄、气质、容颜、行动搭配得恰当适合。那一段时光有20多年，他们相互扶持关爱，种菜、养花、喂鸡、养鸭，偶尔去帮儿女们看看孩子，到街头和同一茬人聊聊往事扯扯家常。习惯自然，安然知足。

时光，总是在安神一段后就又开始动作，也或许从来没有安神过。它总是在我们认为安神的表象里悄悄地动作，不知不觉中，它从瓦缝里生出瓦松，将屋檐的椽头淋湿腐朽，把墙皮脱落得花花斑斑。当那棵杏树弯弓着脊背，艰难地撑开一树的杏花，坐在院子里晒太阳的父亲，此时随着那棵杏树一般腰身弯弓，头顶的白发已稀落得能数清还有几根。母亲已去世多年。院落、屋子内外，就仅有父亲瘦弱的身影在进进出出。老屋已在去年就有了漏雨的迹象，我们姊妹几个动员父亲去城里生活已记不清次数，父亲一再坚持自己的主见，宁愿和一锹泥补一下漏处，也不肯挪出老屋半步。他铁了心，要把毕生填充给这一处院落、这一段时光。

有一段日子没有回老院了。开门时，门锁已锈迹斑斑，钥匙伸进锁心时，锁心都推阻挡挡，不想接纳。门开时，几道光柱从屋顶斜照过来。约是前几日刚下过雨，屋的地上还残留着雨水滴过的痕迹。窗口的玻璃上积了一层灰尘，蜘蛛网横七竖八地贴在窗户、墙角。只有父亲和母亲的遗像还在桌上摆放着，依旧在履行着房子主人的职责，无声息地守护着苍老的院子、老屋。父亲的遗照显得稍新一些，他在3年前去世。他一走，家就只剩下空空的屋子，空空的院子。那些陪伴了他们一辈子的柜子、桌子、凳子、瓦缸、瓶罐，像是失去了主人，迷迷糊糊，苍苍茫茫，不知所向。透过蜘蛛网望向窗外，一米多高的蒿草已高过窗台，几株藤蔓顺着窗户正向上攀爬。从院门到屋门前的那条曲径被草蔓遮掩得隐隐约约。那堵土坯垒砌的南向院墙，经历了两场秋雨后实在坚持不了，垮塌下两个豁口。从街巷路过，很轻易会看到残缺的院落屋子，还有高出窗台的花草藤蔓。

邻居们每每路过，陡生感慨：这屋子不住人，说老就老了！村里负责新农村建设的干部每次遇见，免不了要说到房屋：咱们村里破旧的房屋屈指可数，你家的老院儿排名第一呀！再不打理可就要影响村容村貌了。傅家在村里属于飘零小户，寂寂无闻，因为老院破旧不堪提升名气实在划不来。去年，下了狠手筹集财物，用了多半年，把老屋翻新。一座简单整洁的院落，房屋随着自己的心意从地坛拔起，稍作装修美化，竟然出落得招来邻居羡慕、路人驻足。

在城里待了多年，难免生发压抑感，多少厌烦了些当下城里的起居。老家小院的落成，从心里着实觉得多了一份清新舒畅的空间，也多了一份情不自禁的向往，索性又从城里移了回来。闲时，种花弄草，养鸡赶鸭，到街巷与昔日同伴聊聊天，说说家常，觉得多了一些生活的情趣。

来去街巷，进出院落，总会有孩童、晚辈恭敬地叫着“爷爷”。逢年过节，晚辈们一茬茬过来，一声声喊着“大爷”“爷爷”磕头拜年。开心过后，忽然觉着，岁月的利刃已架在颈项，你不服老，谁饶你！

孩子们前些年与他们的爷爷接触多些，记住了那个院子那个老屋爷爷苍老的身影，实话实说：爸爸，你越来越像俺爷爷了。我淡然一笑：以后会越来越像。接下来，我应该会被岁月规枝成父亲的神情形态，在院屋里里外外来来回回，随着院屋变旧变老，填充在这一段专属自己的时光里。

郑州地理

黄岗寺的由来和美丽传说

黄岗寺历史上最早叫作“黄岗”。《郑州古今地名传说故事》记载：“黄岗寺位于郑州西南7.5公里处。”据清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该村荆氏坟墓碑文记载：“荆氏祖先原为山西太原府平定州桑长坡人，明朝初期荆麟迁于郑州坤嵬，离城15里，有陵独秀，名曰黄岗，土地丰腴，林壑优美，荆氏卜居处也。村良方里有吉地，纵横50余步。荆氏迁此后便围绕黄岗安营扎寨，繁衍生息。古人讲究卜居，看这一带土地形势形若游龙。”可以断定，明朝时期，这里叫作“黄岗”。

在郑州西南有新密。新密有圣水峪。清代乾隆十一年《圣水寺重修大佛殿碑》文曰：“密邑东北偶圣水寺为密东五大名寺之一，东有响潭寺，西有洞林寺，南有光林寺，北有黄岗寺，圣水寺居其中。”由此可见，黄岗寺在乾隆十一年就称作“黄岗寺”了。甚至，康熙年间就已经叫作“黄岗寺”了。据清《康熙郑州志》记载：金水河俗名泥河，在城西关外一里，乃郑水之也。源出梅山北黄龙池。东北流经黄岗寺、耿家河，渐至郛西如金带。以其来金方，故名金水，旧渠自回回墓东北绕日城，与祭城水合，总名郑河。这虽然描述的是金水河，但是说明那时已经明确叫“黄岗寺”了。

郑州黄龙岗和新密圣水寺的传说和黄岗寺有



国色朝酣露(国画) 马新跃

荐书架

《太平年》：解锁剧集背后的历史考据

◆ 左素菊

央视开年热播历史正剧《太平年》正在引发全网热议，该剧聚焦“纳土归宋”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以五代十国至北宋初期为背景，讲述吴越国君主钱弘俶以苍生为念、和平归宋的壮阔故事，由白宇、周雨彤、朱亚文等实力主创联袂演绎。

近日，人民文学出版社旗下品牌“人文之宝”宣布，将同步推出该剧唯一官方授权艺术设定集，作为国内首部吴越文化全景设定集，为观众与收藏者解锁剧集背后的历史考据与创作匠心。

这本设定集堪称“光影外的文化盛宴”，将主创团队数年心血浓缩其中。核心亮点十足：收录官方故事大纲权威历史年表，清晰呈现吴越国与中原政权的双

物质匮乏的岁月，日子像村口那条干巴巴的土路，一眼望去，没有什么鲜亮的色彩，但却偏偏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洒出几分甜。那时候最盼的就是过年。不是盼新衣裳，不是盼鞭炮响，而是盼着奶奶在灶台上蒸出的那笼热气腾腾的白面馍和黑黢黢的杂面包子。

一入腊月门，风就带着年味儿了。奶奶那双手平日常不是纳鞋底就是绕棉线团的手，一到年根儿，会变得格外忙碌。扫房子、剪窗花，再把那口黑铁锅擦得锃亮。大年三十上午，太阳懒洋洋地挂在天上，院子里那棵红枣树，枝丫光秃秃的，麻雀在枝头上来跳来跳去，叽叽喳喳地凑热闹。奶奶搬来那口大瓦盆开始和面蒸年馍。先是和杂面，奶奶用她那双巧手，把红萝卜、玉米面、高粱面掺在一起，再用不紧不慢的动作，把各种杂面极力搅拌均匀，和面盆沿上沾着的面絮，都被她用指尖轻轻刮下来，揉进面团里。

杂面和好，她就备好包的包子馅端出来。这一盆包子馅味道很诱人：粉条用温水泡软，剁得碎碎的；自家菜园里种的萝卜，焯水后挤干水分，切成碎块；最珍贵的，是那些用猪肉臊子炼成的金灿灿“油渣子”。那年月，猪肉是稀罕物，一年到头也吃不上几回，过年时割上一小块，瘦的部分切下来炸成小酥肉，肥肉臊子那部分就被炼成油，连同剩下的“油渣子”一同剁进馅里。奶奶在拌馅的时候，我就蹲在案板边，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鼻子使劲嗅着那股肉香，口水差点流下来。粉条、青菜、猪肉油渣子，拌上盐和纯正的五香粉，就是天底下最好的包子馅儿。

奶奶擀杂面包子皮，擀得又快又圆。她的手

黄岗寺的前世今生

◆ 乔德宁

关。黄岗寺和黄龙岗属于嵩山余脉，黄龙历劫人间，年年为百姓做尽好事，不计报酬。一年大旱，圣水寺黑龙占据黄龙池，大旱几个月。人们正发愁，黄龙送来粮食。百姓们跟着黄龙加入战斗，和盘踞的黑龙天上人间决斗，一直较量到邙山。黑龙在黄岗寺一带战败，往东北邙山方向溃逃，从此一蹶不振。后来，人们在黄龙和黑龙打斗的地方，修了“黄岗寺赛”。黄岗寺村民抵抗了来自西南山区的土匪，国民革命军在这里打赢了1941年的黄岗寺战役，击毙日军300余人，击毙日军队长小林光二。

黄岗寺曾经出了几个革命军人，一个叫荆乃同，另一个叫荆振昌。荆乃同早年上过冯玉祥办的军校，加入国民革命军，积极抗日，后随高树勋将军在河北邯郸起义加入解放军。荆振昌是中共无线电专家，跟随毛主席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受到毛主席接见。还有一个伤残军人，抗美援朝战士荆明文，1948年参军，解放战争中担任机枪手，立下一等功，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又三次立功。

“白秀”和解放军的美丽爱情故事

黄岗寺烈士陵园，门前有一条丹青路，这条路笔直。路两旁有高大的青松翠柏。过去烈士陵园有两个门，东门和北门。路两边是一片绿油油的麦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村里有一个姑娘到这

里学骑自行车。她骑得飞快，忽然撞到一棵树上，忍着疼站起来去扶自行车，却怎么也推不动。

这时走来了解放军，长得高大英俊。面对着姑娘，微笑着帮忙。姑娘的脸红了，不觉爱上了他。后来，女孩在来烈士陵园的路上，总能见到这个解放军。一来二去，发展到了要领证结婚，他们俩去粮食学院对面的照相馆拍了照。可是，上面突然有重大的任务要执行。解放军告诉了姑娘他家地址。等了几年时间，不见自己的爱人回来，姑娘便到解放军家里找，原来几年前他就牺牲在战场上。不到一年时间，女孩思念成疾，无药可医，去世葬在黄岗寺河西(金水河西边)。这就是黄岗寺“白秀”的故事。烈士陵园东门围墙外，是一片小树林，据说是解放军和那个姑娘谈情说爱的地方。

黄岗寺是人类久远的栖息地。黄岗寺遗址位于郑州市二七区嵩山路街道办事处黄岗寺村北的烈士陵园及其周围，金水河的东岸台地，东西长500米，南北宽450米，面积225000平方米。遗址区地势较周围稍高，为一块突出的台地。现该遗址被烈士陵园及其民房占压。遗址区内发现有房基，采集有红陶钵、尖底瓶、彩陶罐等陶器残片，文化层厚1米~1.5米。烈士陵园内的绿化地带发现有较为丰富的陶片和红烧土块等。陶质有夹砂陶和泥质陶，以夹砂陶为主；陶色有灰陶、红陶、褐

聊斋闲品

李白在嵩山南麓的那场大酒

◆ 曹红旗

天宝十一载(752)秋，嵩山南麓的颍阳山居，柴门半掩，松涛入户。月光漫过青瓦，泼在石案上的酒樽里，漾出碎银般的光。

李白已被“赐金放还”8年，长安的御羹、贵妃研墨的荣光，早已成镜花水月。此刻，他斜倚石榻，白袍沾着酒渍，与道士元丹丘、隐士岑勋对坐，面前的酒坛已空了3只，空气中飘着羊肉的焦香与新酿的清冽。这场登封山间的大酒，醉了诗仙，也醉出了那首振聋发聩的《将进酒》，让千年后的我们仍能听见那首关于盛唐的狂歌与慨叹。

李白来登封，是奔着元丹丘的颍阳山居。他与元丹丘相交半生，诗中提及这位“丹丘生”不下14次，称其为“逸人”“吾友”。此时的李白，早已不是那个“仰天大笑出门去”的狂生。长安的失意，仕途的坎坷，让他在江湖间辗转，胸中积郁如乌云密布。登封的嵩山，成了他暂时的栖所。颍阳山居北倚马岭，连峰嵩丘，松竹环绕，正是他寻求精神慰藉的净土。而岑勋，这位千里迢迢赶来的友人，恰似为这场酒局添了最后一把火，让3个失意的人得以借酒消愁，共诉平生块垒。

酒过三巡，李白的醉眼亮了起来。他猛地拍案起身，酒樽倾倒，酒液顺着石案流下，滴在青石板上，晕开一朵朵深色的花。

“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他的声音嘶哑却有力，穿透松涛，惊起林间宿鸟。元丹丘捻须而笑，岑勋举樽相和，烛光在三人脸上跳跃，映出各自眼中的豪情与落寞。

李白踱到院中，望着天上的圆月，望着远处嵩山的剪影，胸中的郁气化作诗句，奔涌而出：“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他的脚步踉跄，却带着一种惊心动魄的力量，仿佛要将这天地间的不公与遗憾，统统都吼出来。

这酒，喝的是快意，更是悲愤。李白想起自己一生怀才不遇，空有“安社稷”“济苍生”

的抱负，却只能在山水间放浪形骸。他喊着“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看似旷达，实则藏着无尽的无奈。他想起陈王曹植，当年宴平乐斗酒十千，何等洒脱，却也遭人排挤壮志难酬。“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他对命运的倔犟，也是对命运的抗争。他的手抚过腰间的佩剑，那剑曾想斩尽世间不平，如今却只能与酒为伴。

酒至酣处，李白的狂态尽显。他解开衣襟，露出瘦削的胸膛，迎着山风高歌：“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他的声音越来越高，引得远处村落的犬吠，却更显山间的寂寥。元丹丘递过醒酒丸，他扬手打翻，大笑道：“丹丘生，你不懂！这酒，是我李白的命！”他指着门外拴着的五花马，又摸了摸身上的千金裘，高声喊道：“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这一声呐喊，是狂放，是绝望，更是一种破釜沉舟的解脱。在这一刻，所有的失意、痛苦、不甘，都化作酒，化作了诗，化作了永恒。

岑勋与元丹丘都沉默了，他们望着这个在月光下癫狂的诗人，心中五味杂陈。他们知道，李白的愁，不是个人的愁，是生不逢时的愁，是怀才不遇的愁。这“万古愁”压在李白心头，也压在每个有理想、有抱负的文人肩头。李白吟罢，颓然坐倒，酒意上涌，靠在石榻上沉沉睡去。月光为他盖上一层薄纱，松涛为他唱起摇篮曲，仿佛要将他的所有烦恼都带走。

这场大酒，成了李白生命中的一个里程碑。《将进酒》以其磅礴的气势、奔放的语言，成为唐诗的巅峰之作，也成了李白精神的写照。而登封的颍阳山居，也因这场酒、这首诗，被永远镌刻在历史的长河中。千年后，当我们站在嵩山脚下，仿佛仍能看见那个白衣飘飘的诗人，在月光下高歌，在酒中沉醉。他的狂，他的悲，他的豪情，都化作了嵩山的石，颍水的波……

满嘴都是油，心满意足。

可惜这样的小动作只瞒得了一时。那天我正蹲在草垛边，把杂面包子的皮往草里塞，一抬头，看见奶奶站在我身后，双手叉着腰，眉头皱着。我吓得手一抖，包子皮掉在地上。奶奶没打我，也没骂我，只是狠狠瞪了我一顿。她的声音很高，带着气：“你这败家的孩子！白面多金贵？杂面多不容易？你倒好，皮扔了馅扔了，你知道这一口一口，都是我和你爷爷从土里刨出来的吗？”

我低着头，不敢吭声。奶奶的声音软下来，叹了口气：“白面馍的皮是好，可里面的馅也是我一颗一颗挑的，一块一块蒸的红薯；杂面包子的皮是糙，可那也是我一一把一把磨的面，一瓢一瓢和好的呀，你咋不知道珍惜呢？”我当时似懂非懂，只知道自己闯了祸，低着头，眼泪啪嗒啪嗒掉在地上。奶奶看着我哭了，语气变得更软了：“好了，乖孙子，别哭了，下次不许这样了。”我用力地点点头。

平凡的日子一天天过去，我长大离开了老家。在城里的超市里，我曾品尝过精致的奶油蛋糕、松软的吐司面包，可再也没有品出过当年那白面馍皮的麦香；我也吃过各种各样的包子，肉馅的、素馅的、海鲜馅的，馅料比当年丰盛百倍，也终没有吃出当年杂面包子馅里的那种独特香味。

仔细想想才明白：原来，那些当年被我偷偷扔掉的杂面包子皮，那些被我抠出来喂狗的白面馍馅，都是不寻常的吃食。那是物资匮乏的年月里，奶奶能给我的最好的东西；那是童年时光里，最朴素也最温暖的滋味。

白面馍，黑包子，黑的是岁月的底色，白的是日子的甜！